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  
第十九回 唐長老坐困火雲樓 小行者大鬧五莊觀

詩曰： 平平道理沒低高，就是靈山也不遙。

既已有人應有鬼，須知無佛便無妖，  
死生禍福憑誰造，苦樂悲歡實自招；  
若識此中真妙義，求經求解亦徒勞。

話說唐半偈與小行者師徒四眾，自分身解脫而來，一路上無掛無礙，好不快活，又不知不覺行了數千里路，忽又一座高山阻路。唐半偈在馬上看見，便問小行者道：「前面怎麼又有高山了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從大唐國到靈山，算起程途來有□萬八千里之遙；似這般高山峻嶺也不計其數，只好看做平平大道，坦坦而行，方容易得到。我們出門纔過不上三、五處，怎麼就驚訝起來？」唐半偈道：「不是驚訝，只恐其中又有妖魔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山岳乃靈秀聚藏之處，斷沒有個空處生設之理，不為妖魔竊據，定有仙佛留蹤。我看此山雖然高峻，卻祥光瑞氣，郁郁蒼蒼，多分是個聖賢所居。師父放膽前行，不須害怕。」唐長老聞言，再抬頭又將那座山一看。只見：

龍蟠空際，青巍巍高插雲霄。虎踞寰中，碧沉沉下臨泉壤。方隅廣闊，從東而望，莽蕩蕩未知哪一面為西，道路修長，自南而觀，遠迢迢不識哪一條是北。蒼煙影裡，圍不轉，抱不合，盡是千年老樹；嵐氣光中，攀不著，躋不上，無非萬丈危峰。日色正晴，而細細半空飛雨，大都石觸流泉；風聲不作，而隱隱四境聞香，無非潤沖瀑布。松梢白鶴成群，裝點出丘壑清幽；嶺上玄猿作隊，描畫得幾縷靈異。紅不是花，丹不是葉，赤不是霞，絳雪滿山光灼灼；秀不是草，靈不是藥，滑不是苔，紫芝遍地色離離。爛玉充飢，不羨胡麻之服；露珠解渴，何煩瓊杵之漿。日月至明，常不見煙雲殊幻；山川廣寸，忽然生氣候不齊。四山岩穴高深，九夏不能消背陰之冷霜；絕頂觀瞻最遠，半夜可以見滄海之出日。上碧落而下黃泉，真堪頂踵兩間；宗靈驚而祖須彌，足以兒孫五岳。

唐半偈在馬上細細觀看，見山中煙雲皆有溫和之氣，樹上鳥雀毫無怪異之聲。因贊嘆道：「履真，你看得果明，論得最當，但不知是甚地方？我們須趕入山去，尋個人家問問，方知端的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說得是。」因將龍馬加上一鞭，大家追隨著趕進山去。又行了三、五里，早望見兩山回合處，高聳出許多獸頭屋脊，心知非寺即觀。因隨著徑路轉到山門前看時，見果是一所仙觀，忙將馬勒住，跳將下來。等小行者三人走到，遂將馬交與沙彌牽著，然後一齊走入觀來。正不知是甚麼所在，到了二山門，忽見立著一片石，石上兩行字寫得分明道：

萬壽山洞天，五莊觀福地。

唐半偈看了，忽然省悟道：「原來就是此處，果然是聖賢所居。履真所見不差。」豬八戒笑道：「師父原來是走過的？」唐半偈道：「我何曾走過？」豬八戒道：「既未曾走過，為何曉得？」唐半偈道：「曾聞得有人傳說，此山乃鎮元大仙修真之處；昔日唐玄奘佛師往西天求經時，曾在此處經過。不期你祖大聖一時魯莽，將他觀內草還丹人參果樹打倒，鎮元大仙不肯甘休，兩家大傷和氣；後來虧了觀世音菩薩醫活了果樹，方纔解了此結，我所以得知。就是水程上也開載有萬壽山名目。今日既有緣到此，我們進去瞻仰一番，也不為空過。」小行者聽了歡喜道：「原來我祖大聖與他是舊相識，該進去拜望拜望。」四眾一面說一面往裡走。將走到大殿，只見殿內走出兩個道童來相迎，忽看見他師徒四人模樣，只管估上估下吃驚打怪，不敢開口。唐半偈便問道：「二位小師兄見了我們，為何這等驚訝？」兩道童方應道：「我看四位老師父又象認得，又象不認得，故此驚疑，不敢輕易動問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好胡說！既認得就認得，若是不認得就不認得，為甚又認得又不認得，說這樣蹊蹺話兒？」兩道童道：「不是俺們說活蹊蹺。只因二、三百年前曾有一位唐三藏師父，帶著三個徒弟，儼然與四位老師父一般嘴臉，故疑疑惑惑說個認得；今細看四位老師父面貌雖同，而言語老少又有些略不同處，故疑疑惑惑說個不認得。」唐半偈聽了笑說道：「二位小師兄眼力果然不差，莫非就是明月、清風二位麼？」兩道童道：「我二人正是，老師父為何也得知？」唐半偈道：「因你說起，我故揣知。昔年那四位求經的師父今已成佛了；我們四眾，乃新奉大唐天子之命重往靈山去的，雖則是同源共派，卻已後先異體，怪不得你二人疑惑。」明月、清風道：「既不是舊相知，另是新客，且請問：昔年唐師父既已請了經去，便已完了善果；今日老師父又到靈山見天尊做什麼？」唐長老道：「只因唐佛師求來的真經，世人不得其解，漸漸入魔。故唐天子命我貧僧又往靈山去求真解。」明月、清風笑道：「大道誰人不具，哪個不知，連經也是多的，何況既有經經即是解，又求些什麼？中國人怎這等愚蠢！又要老師父奔波勞碌；象我們這裡，無經也過了日子。」豬八戒聽了怒說道：「你這兩個童兒也忒懶，客來全不知款待，只管說長道短，你道家怎知我僧家之事？」明月、清風見豬八戒發作，只瞪著眼看。唐半偈忙喝住豬八戒不許多嘴，又向明月、清風道：「此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，不消論到。但貧僧久聞鎮元大仙乃地仙之祖，道法高妙，今幸便路過此，願求瞻仰，敢煩二位小師兄通報一聲。」明月、清風道：「既要見家師，且殿內請坐。但家師近日在火雲樓養靜，不喜見客。前日元始天尊到來也未曾會面。只怕不肯出來。」唐半偈道：「大仙見與不見，安敢相強？只求二位小師兄通報一聲。」兩道童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說完，明月便邀唐半偈殿上去坐。

清風便入內去稟知鎮元大仙道：「外面來了四個和尚，說是大唐國王差他去西域見佛求解的，路過此山，要求見祖師。一個是師父，三個是徒弟，行藏模樣，就與那年求經的一般無二。」鎮元大仙道：「那年，那唐三藏乃金蟬子轉世，與我是舊識，那孫行者後來又與我八拜為交，故殷勤款待他；今日這四個和尚，知他有來歷沒來歷？我怎輕易去見他！你只回了吧。若念同是善門，留他一茶一飯足矣！」清風領命，出到殿上回復唐長老道：「家師近日養靜，概不見客。若要相會，候老師父西天求解回來吧。若是路上未曾吃飯，請坐坐，便齋用了去。」唐半偈聽了，卻也默默無言。旁邊小行者早不忿道：「你這師父忒也妄自尊大！我們又不是專一游方化齋的，今日偶便過此，我老師父要會一會，也是一團恭敬之心，怎麼躲在裡面裝模作樣不肯出來？」清風笑道：「這位師父說話倒也好笑，你們是釋教，我們是道教，又素不相識，偶然到此，又不是特為家師來的，見也罷，不見也罷，有什麼統屬相關，上門怪人！」小行者道：「既是釋教與道教無統屬相關，為何當年唐佛師與孫佛師到此，留他住了許久，又做人參果會請他，今日卻這等薄待我們？」清風道：「這話說得一發好笑，各人有各人的情分，你哪裡管得許多！」小行者道：「他們有甚情分？」清風道：「你不知，那唐三藏前身原是金蟬子，曾在佛前親手傳茶與我師父吃，是個舊交；孫行者初也無緣，行凶囉啐，被我本師拿住，捆了鞭打，又拿他下油鍋，因愛他會騰挪，有手段，又有大體面能請觀世音來醫活人參果樹，兩下打成相識，故與他八拜結為弟兄。有此因緣，故留住許久。你們沒一些來歷，怎麼爭得！」小行者笑道：「若是這等說來，我與你師父就是真真的通家了。」清風笑道：「又來說謊！且問你：游方和尚家在哪裡？就是有家，不過空門，也不能有欲以觀俺玄門之竅，卻從哪裡通起？莫要信口騙人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不騙你！我與你實說罷，我就是孫大聖的嫡派子孫。孫大聖既與你師父為八拜之交，我豈不是通家？」清風道：「這是冒不得的！那孫大聖好大有手段，使一條金箍棒有萬斤輕重，被我師父拿住又走了。你既要充他子孫，也要有二、三分本事。」明月接說道：「不但孫行者有本事，就是二徒弟豬八戒那柄釘耙，與三徒弟沙和尚那條禪杖，也甚是利害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原來你們只奉承我的，我祖大聖既有金箍鐵棒，我難道就沒有？」就在耳朵中取出繡花針變做金箍鐵棒，走出殿外舞了一回，豎在月臺上道：「你看這是什麼？終不成也是假冒！」豬八戒與沙彌見小行者賣弄，也撒出釘耙、禪杖放在臺邊，道：「請看看，比當年的可差不多。」兩個道童看見也著驚道：「原來四位師父也不是凡人，既有來歷，不須著急。」清風因看著明月說道：「你可快備齋，請四位老師父暫且用些，等我進去再稟知師父，或者出來相見，也未可知。」唐半偈忙稱謝道：「如此多感。」說罷，明月就邀唐長老四眾到客堂去吃齋；清風依舊走到火雲樓見鎮元大仙，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。大仙道：「我方纔靜

觀，這些來因已知道了。若論孫鬥戰與我有交，他的子孫就是我子侄一般，理該和氣待他。但他倚著後天之強，不識先天之妙，若不叫他費些氣力，我仙家作用他也不知。」因吩咐清風道：「且去單請他師父來見，我自去處。」清風領命走到客堂，等他師徒們吃完了齋方說道：「家師聞知俱是知交，就該出見，因一向養靜，不敢破例，命我先請唐老師父進去一會吧。」豬八戒道：「難道我們就進去不得？」清風道：「先師後徒，禮也！不要性急，少不得一個個都要請的。」豬八戒還要發話，早被唐半偈喝住道：「大仙肯容我謁見，已是天大的情分，你怎敢胡爭！」豬八戒方不敢開口。

清風遂領著唐半偈，逕到火雲樓來。到得樓下，早又有一個小童撐開簾子，請唐半偈入去。唐半偈入到樓中，望見鎮元大仙高坐在上面，就合掌膜拜道：「貧僧大顛，謹參見祖師。」那大仙看見，忙降座攙住道：「我與你釋、道分途，禮當賓主，怎麼如此謙恭？」唐半偈道：「大仙乃當代祖師，大顛不過一介凡僧，今得仰瞻圓範，實出萬幸，敢不頂禮，以展微誠！」大仙道：「體力雖別，聖凡性道實無高下。顛師既肯努力靈山，自是佛門法器，不應過為分別，還是賓主為宜。」唐半偈哪裡肯依，遜讓了多時，畢竟以弟子禮參拜大仙。參拜完，大仙讓坐，命童子傳茶。茶畢，大仙便問道：「當年唐旃檀努力求經，蓋有前因，故歷多魔，以彰佛法；今顛師既無前因，只在家修持，未嘗不可證果，何故又承命西行？」唐半偈道：「努力必待前因，則惟佛成佛，而凡夫萬劫不出凡夫矣！貧僧此行，豈敢妄希佛果，但願捨此凡夫耳！」大仙點頭道：「聖凡疆界，顛師一言盡撤，佛器，佛器！」又命童子擺出許多仙家果品，留唐長老在樓下茶話不題。

卻說小行者弟兄三人，在外面等了半晌不見出來，心下焦躁道：「今日尚早，這樣好天氣，齋又吃了，不走路，只管在裡面講些什麼？」又等了一會，不見動靜。小行者對著明月道：「央你進去催催我們老師父出來吧，只管耽擱，恐怕誤了前程。」明月答應道：「待我進去說。」去了半晌方出來回說道：「家師說西方路上妖魔最多，料想到不得靈山，枉送了一條性命，不如在火雲樓跟家師修行，或者還有個出頭日子。唐師父悔悟過來，情願在此修行，不去了，故著我傳言，叫你們去了吧。」小行者聽了大怒道：「胡說！哪有此事？」明月道：「你不信，你自家進去見你師父就明白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待我進去問。」跟著明月走到火雲樓下，只聽得唐長老在內，與大仙攀今吊古的談論，忍不住在簾外高聲叫道：「師父，既見過，去了吧！我聞大道無言，只管講什麼！」唐半偈未及答應，大仙早問道：「什麼人到此喧嚷？」唐半偈忙起身賠罪道：「是愚徒孫履真催貧僧早去，村野不知禮法，多有唐突，望祖師恕之。」大仙道：「既是高徒，可叫他進來，我對他說。」明月遂掀開簾子，讓小行者進去。小行者走到樓下，望著大仙也不為禮，只睜著眼看。大仙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我已對童兒講明，是你昔年八拜為交的孫大聖就是家祖。他是什麼人，我就是什麼人。」大仙道：「既是佛家支派，也該習些規矩。」小行者道：「規矩都是些虛文套子，習他只好哄鬼。」大仙道：「這也罷了！只是你師父德行雖高，卻終是凡胎，西方路上千魔百怪，怎生去得？我故留他在此修行，保全性命。你們可各尋頭路，不必在此守候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鎮元老先，你雖說有三分仙氣，卻一毫德行也無。我師父奉大唐天子之命，往靈山拜佛求解，你卻在半路上邀截他修行！我不知道你這樣歪心肝賊肚腸修出什麼行來？倒不如將這五莊觀一把火燒光了，轉隨我師父到西天去，見世尊懺悔懺悔！縱不能夠證果，還不失本來乾淨面目；若只管撐持這些旁門架子，究竟何益？」大仙道：「你既要你師父西去，我也不強留，只恐怕你沒基本事，保他不去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不是誇口說，托賴祖大聖家傳這條金箍鐵棒，若是西方路上有幾千幾萬個的妖精，也還不夠打哩！況我二師弟豬八戒一柄釘耙，三師弟沙彌一條禪杖，也是不怕鬼神的！先生你不要替古人擔憂。」大仙笑道：「你們若果有這樣手段便也去得，只怕說得出行不得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你若不信，請到樓外來，試試我的金箍鐵棒看何如？」大仙又笑道：「這些蒼蠅舞燈草的伎倆，試他做甚？只與你講過，我留你師父坐在此樓下，我又不動手，只要你請了師父出去，便算你有些手段，我便也象昔年，做人參果會請你；若是請不出去，帶累他有些災難，我教你這小賊猴活不成！那時卻莫對孫鬥戰說我無情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先生不要說謊，等我去叫了兩個兄弟來做個證見。」大仙點頭道：「你去叫來也好。」小行者慌忙走到客堂，與豬八戒、沙彌細細將前言說了一遍。豬八戒大喜道：「我正想這觀裡的人參果，不知是個甚味兒？大家去攙了師父出來，不怕他不請我們嘗嘗。快去快來。」遂一齊走到火雲樓下，再抬頭看時，只見那座樓：

炭為梁柱，火作門窗。四壁牆垣皆烈焰，三層檐閣盡金蛇。一脊游蜿蜒紅龍，雙角聳蹲飛赤獸。畫棟雕甍，無非列炬；珠簾玉幕，疑是燃燈。騰烘有如妖廟，連燒不減咸陽。補之不滅，勢燎燎原；舉而愈揚，狀如烽燧。張南離之威，擅丙丁之用。莫認做暴客無明，須識取仙家三昧。

小行者忽然看見，嚇得魂不附體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師父定然燒死了！」欲要捏著避火訣闖進去，只覺這火與凡火不同，遠遠立著如炙餅似的，只是不敢近前。回過頭來，忽見明月掩著嘴笑。小行者忙上前扯著問道：「這火是誰放的！我師父與大仙躲到哪裡去了？」明月笑道：「好好的樓房誰肯放火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不是放火，為何一時就燒將起來？」明月道：「你不聽得這樓原叫做火雲樓！自有此樓便有此火，何須又放？你師父與我大仙正在裡面談道，躲些什麼？」小行者聽了，似信不信。因與豬八戒、沙彌商量道：「這事卻如何處置？只怕師父有些災晦！」豬八戒道：「那大仙既與你賭鬥，不放師父，這火自然是他弄的了，師父斷然不妨。只要有甚法兒滅了此火，不但可救師父，還有人參果吃哩！」沙彌道：「要滅火也不難，豈不聞水能克火，只消借兩副擔桶挑些水來，潑在火上怕他不滅！」小行者聽了，大喜道：「沙弟說得有理。也不消挑水費力，待我喚將龍王來，叫他下一場大雨，何愁此火不滅。」豬八戒道：「下雨比挑水更妙，我二人在此看著，你須快去喚龍王來救師父。」小行者急急跳入空中，掐一個「唵」字訣，念念有詞。早有西海龍王來到，向小行者施禮道：「不知小聖呼喚小龍有何使令？」小行者忙答禮道：「無事不敢奉請，今因五莊觀道士恃強，將我師父關在火雲樓裡不放，卻四面放火燒他；我一時解救不得，故請你來煩你下一場大雨，潑滅了火焰，好救師父。」龍王道：「下雨不難，只是不曾會得風伯、雷神，無以助威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有雷恐驚嚇了師父，有風倘延燒開一發難滅，都不消得。只要雨大些，滅了火便是你的功勞。」正說處，東海龍王也來了。二龍奉令，將雲頭低下，直罩在火雲樓上，真是龍能興雲，雲能致雨。不一時烏雲布滿，大雨傾盆。真是：

忽油忽沛忽滂沱，倒峽嫌微又瀉河，  
若使仙家無蓄泄，火雲樓下已生波。

小行者看見大雨如注，滿心歡喜道：「這等大雨，任是天火也定然滅了，莫說這一間樓子。」便向二龍王道：「雨夠了，請住吧。再多時恐怕濕了我們的行李。」龍王聞言，遂停雲罷雨，起在半空。小行者道：「多勞了，請回吧，容改日奉謝，我好去救師父了。」龍王作禮別去不題。

小行者道火已滅盡，竟直從火雲樓頂上落將下來。不期火雲樓烈焰騰騰如故，落下來急了，一時收煞不住，竟落入火中，燒得滿身疼滿，叫一聲「哎呀」，忙忙跳將出去，一身毫毛燒得精光。幸虧豬八戒與沙彌扶住，替他將身上的餘火揮去，因埋怨道：「這樣大火，你難道不看見？卻跳將入去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這樣大雨，我只道火已滅了，誰知還是如此。這兩都下到哪裡去了？」豬八戒道：「雨落到火上，就似澆油一般，愈下愈烈，一毫也無用。」沙彌道：「此火不為水滅，自是仙家妙用。但火無體，以木為體，我們一頓釘耙、禪杖，將這間燒酥的樓子打倒了，火無依附，自然要滅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打倒樓子，倘壓傷師父卻怎麼處？」沙彌道：「似這般畏首畏尾，這火如何得消？」豬八戒道：「這火又消不得，他躲在火裡又不出來，莫若以火攻火，轉自放一把，將他前後觀宇都燒將起來，不怕他不出來救火。待他出來捉住，便好救師父。」小行者沉吟了半晌，忽想道：「兵法云：知彼知己，百戰百勝；不知己不知彼，百戰百敗。這大仙既與我祖大聖打成相識，則他的道法自與我祖大聖相敵。初時，原是我差，不該與他角口，惹他動起火來。他既動了火，我又動起火來，不知燒到幾時？豈不誤了師父正事！當初，我祖大聖原說凡有急難相救，莫若尋他，求他一個面情，與大仙講講。那時大家散了火撒開，豈不妙哉！」豬八戒道：「尋著你祖大聖可知好哩！只怕你祖大聖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，哪裡去尋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他與我既屬一體，便上天下地總不出方寸中。我有尋處。」沙彌道：「快去快來！恐師父受苦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我去去就來。」因跳在空中，以心問心，競駕雲往西找去。真是水乳針芥毫不爭差，早

望見一座佛宮□分莊雅。但見：

樹樹優婆放碧花，層層樓閣護丹霞，  
琉璃牆繞黃金路，不是仙家是佛家。

小行者看見佛宮，不勝歡喜，也不管是與不是，就象自家屋裡熟路一般，竟往裡走。走到宮中，抬頭一望，果見祖大聖端端正正高坐在靈臺之上，喜得個小猢猻抓耳撓腮道：「原來是條直路，一線也不差。」因拜伏在地道：「孫兒履真，謹參見佛祖。」鬥戰佛看見，問道：「你既已皈依，為何不努力奉師西行，卻轉回頭見我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孫兒因遵佛祖前車後轍之訓，奉唐師父重往西天求解，不期路過五莊觀，被鎮元大仙將師父留住，在火雲樓不放；孫兒與他爭論，他竟放了一把火將樓子罩住，不能進去。孫兒無法，只得召龍王來降雨滅火，誰知雨到火上，轉添烈焰。孫兒打算用金箍鐵棒打塌了他的樓子，斷絕六根；又打算以火攻火，一發燒光他的觀宇；又恐怕耽擱工夫，損傷師父，只得忍耐。因聞他曾與佛祖八拜為交，故特來求佛祖，或是施些法力滅他的火，或是講個人情放出師父來，解了此結，以便西行，庶可完佛祖從前願力。」鬥戰佛道：「那鎮元大仙乃地仙之祖，法力甚大，就是南海觀世音菩薩，說起來也要讓他三分，你怎麼去惹他？他那火雲樓，乃是他性中三昧煉成，豈雨水所能克？我若用法力以天一真水去沃他，亦可消滅，又恐怕沖動他的無明火，不肯服輸，又要別生枝葉；我去講人情，倘他裝腔做勢，未免損傷體面。莫若指你一條路，還到南海普陀山去求觀世音菩薩。他佛力無邊，自有解救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求觀世音菩薩固好，只是孫兒從未識面，如何突然好去？就去。他人生面不熟，怎肯用情？」鬥戰佛道：「菩薩慈悲，聞聲尚且救苦，豈論識與不識？他若推辭，你就說出唐師父與我求經求解這段因緣，他自生憐憫。」小行者救師心急，領了祖大聖法旨，不敢停留，忙遂拜辭出宮，又駕雲望南海而來。不多時，早望見普陀勝境。真是：

乾轉坤旋吸與呼，憑虛一望海天孤，  
波濤隱見潮音洞，誰說南無南不無？

小行者看見，落下雲頭，正要找尋岩洞，忽見前面紫竹林中走出黑熊大神攔住問道：「來者莫非就是孫鬥戰後人孫履真麼？」小行者聽見叫他名字，□分驚訝，因連連聲喏道：「弟子正是孫履真，要求見菩薩有事相懇，敢煩引見。」黑熊大神又問道：「你此來，可是要求菩薩替你滅火雲樓心火救師父麼？」小行者連連點頭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黑熊大神道：「既為此來，不見菩薩了，菩薩已有法旨。」因取出五、六寸長的一條柳枝，枝上含吸著兩三點水珠，遞與小行者道：「菩薩叫你將此柳枝上甘露水，滴在火雲樓上，那火自然消滅。」小行者接在手中心一看，心下甚是狐疑。因暗想道：「那樣大雨也不能滅火，這點點水兒濟得甚事？」又不敢明說，只道：「我偕遠而來，還須見見菩薩問個明白。」黑熊大神道：「菩薩吩咐說，你若耽擱去遲，恐傷了師父；若要見菩薩時，叫你滅了火救了師父，來繳還柳枝再見吧。」小行者見菩薩事事前知，安敢違拗，只得謝了黑熊大神，又忙駕雲奔到五莊觀，只見火雲樓正烈焰騰騰。小行者手拿著柳枝，只管尋思道：「我方纔又不曾面見菩薩，多分被這黑熊神耍了。然而來也來了，無可奈何，且試試看。」因輕輕灑下一滴，誰知那一滴灑在火上，早霏霏微微散作一陣，把個火焰霎時之間就熄了一半；小行者看見，滿心歡喜，急急的又灑下一滴，不刻半刻工夫，火已全然無光。小行者遂將枝上的盡力都灑將下來，再看時，哪裡還有一點火氣！依舊明窗淨戶，現出一座火雲樓來。

豬八戒與沙彌看見，喜得只是打跌。忽見小行者從空落下來，便一齊問道：「大師兄，什麼法兒熄得這等乾淨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一時說不了，且救出師父來再與你細講。」三人遂不管好歹，竟推開簾子闖將入來，但見師父高坐著端然無恙，大家歡喜。豬八戒因指著大仙道：「先生賭輸了！怎麼說？」大仙見小行者滅了他的三昧真火，也自歡喜。因扯著小行者的手兒問道：「你這小猴兒倒也有三分鬼畫符！還不辱沒了你老祖。你既要請你師父西行，須實對我說，方纔是央誰人來助你？」小行者就誇講說道：「我自家的一身本事用不了，這點點火種兒打什麼緊！卻要央人？」大仙道：「你這小猴兒不要瞞我，你縱有本事也滅我真火不得，斷有緣故！你若不實說，我再放一把火，將火雲樓圍住，叫你也走不出去！」小行者恐怕仙家又有法術，因笑說道：「老先生不要性急，待我說與你聽。我實不去央人，人聞我的大名，卻樂從來助我。」大仙道：「你且說是誰來助你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不是別人，就是我祖大聖昔年請來的觀世音菩薩。他適纔在此經過，看見我弟兄三人要將鐵棒、釘耙、禪杖打塌你的樓子，菩薩因與你相好，再三勸住，遂將幾點甘露滅了你的無明。哪個肯去央人？」大仙點頭道：「我說無人，原來還是菩薩慈悲。既是菩薩解紛，只得放你們去吧。」唐半偈聽見，忙躬身稱謝道：「蒙祖師垂宥，永注洪恩。」就起身要行。豬八戒攔住道：「師父去不得！先生賭輸了，原許請我們吃人參果，先生正人君子，斷不失信。師父略坐一坐，吃一個壯壯神好走路。」大仙笑道：「也是一緣一會。請你，請你。」隨叫清風、明月取出五個人參果來，請他四人各吃一個；自陪了半個，將半個分與眾仙童。師徒們方歡喜謝別了大仙，挑著行李，牽著龍馬，走上大路。小行者叫豬八戒、沙彌保護唐長老慢行，自卻卻又駕雲復到南海來見觀世音菩薩，繳還柳枝，即問菩薩道：「龍王大雨不能滅火，怎麼菩薩只三兩滴甘露即令火滅無餘？」菩薩道：「雨雖猛勇，不如甘露慈悲故耳。」小行者言下感悟，連連拜謝而出，一筋斗趕上師父，將菩薩言語宣說一遍。大家嘆息，自此愈加精神努力西行。正是：

火長青蓮花，露濕菩提樹。

師徒此去，不知又有何所遇，且聽下回分解。